1999年11月13日 星期六

報明

《花的恐怖》英譯本發表會
無名氏談「文化小說」理念

知名作家無名氏昨日在英譯新書發表會中替讀者簽名，右為其英譯作者費達。（徐婷儀攝）

【本報紐約訊】八十二歲、一雙傳統式的圓口黑布鞋、一副沉重的學者眼鏡和中氣十足的嗓音，四〇年代曾以筆名「無名氏」出版著作而激發成千上萬中國讀者內心澎湃情感的卜乃夫（又名卜寧），昨（十二）日於紐約中華新聞文化中心舉行「花的恐怖」（Flower Terror）英譯本新書發表會，在談諧而不乏深度的討論之中，卜乃夫暢談了自己創作「文化小說」的理念，新書中所描寫眞實的恐怖故事，讓許多讀者皆感佩他身爲當代文人隱士的執著，以及那份尋找自由創作的難得珍貴。

從家裡購買了一盆聖誕紅開始講起，無名氏「花的恐怖」以十二篇不同的親身遭遇反映文革前後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所感到的恐怖與害怕，「聖誕紅」短篇描述的便是當時緊張的社會現象，一盆來自西洋的聖誕紅其實正是無名氏對該現象的小小抗議，和一種「奈我何」的自由堅持，卻沒想到一盆小花竟引來「受資產階級浪漫思想」的罪名，和一堆恐怖的麻煩，該書封面以「花在坐牢」的圖案暗示文革期間社會鬥爭的恐怖和壓迫，書中還有一則是講他故意在當時「一片紅色大海中」買了一頂西方風味的米色鴨舌帽出外散步，卻差點因爲「反動」的罪名被關入牢，反映那時的社會不管走路、穿衣甚或戴帽的普通行爲都必須考慮再三，並可讓人心生恐怖。

無名氏說，當西方的寫實主義文學浪潮襲捲中國小說的時候，他個人反而覺得應開創自己中國小說的新風格和道路，「花的恐怖」便是他嘗試寫出的「文化小說」，除了側重人物心靈的生活和感覺的千變萬化，最主要的是它尋找探索的是人類知識分子文化生命的心理過程及意義內涵，強調文字語言的魅力和哲念。

今年四月由美國Homma & Sekey Books出版公司出版的「花的恐怖」英譯者費達（Richard Ferris）律師畢業於哈佛大學，精通英、法、希臘和一點西藏文的他表示，十四年前他與無名氏在台灣相識，由於他個人生命中相似的經歷，他在譯書的時候與無名氏建立了更深厚的關係，「無名氏文筆中所表現出的堅韌和描寫情景的微妙精細讓我感動，特別是他的文章給予了希望」。

來自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東亞研究所教授夏志清、王德威、郭強生等昨日皆以「中國最值得推崇的現代小學家之一」來讚揚無名氏，夏志清表示，卜乃夫在動盪社會中以「無名氏」筆名獨自堅持做一名「隱士」，這種「不受人干涉」的毅力令人敬佩，「他的故事小，但影響大」。郭強生認爲，無名氏的文章在進入二十世紀後仍能未受時尚影響，寫出屬於中國人的人文人本浪漫主義，「那種對內在世界的追尋、身爲中國人的熱情，並非僅止於意識形態。」王德威則表示，中國在過去幾十年來的現代文學強調的是「感時憂國」及傳統的現實主義，尤其在四〇至四九年間更是現代文學小說回應「感時憂國」精神的顚峰，他舉出無名氏在路林、錢鍾書和張愛玲等幾位四〇年代出色的當代作家中，應屬於「橋樑式人物」，他帶現代主義的寫作風格，透露出對人生的視野，也替一個似乎空白的時代寫下見證。